

跳出死亡窟

葉飛題



历史不容遗忘

——写在前面的话

集中营，是本世纪30年代国际政治逆流里降生的一个怪胎。

什么是集中营？按照《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大辞典》等词书的解释，它是政治犯和民族或少数民族的拘留中心。它不同于监狱，也不同于战俘营，更不同于难民营或临时收容及安置中心。集中营所羁押的人，往往是由于某种民族或政治原因，成批被集中起来，既不起诉，也没有公正的审判程序，而是无限期的监禁，侮辱虐待，严刑拷打，直至野蛮屠杀。

集中营的历史，是一部血淋淋的屠杀人民的历史。

世界上第一批集中营是1933年在纳粹德国出现的，它被用来镇压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以后又扩大到少数民族，主要是犹太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是1940年以后），纳粹的集中营遍布欧洲，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它直接成为大批屠杀无辜人民的死亡营。据统计，在纳粹德国和它的占领地区的所有集中营里，共有1800万人——战俘、政治犯和被占领国的人民——被饥饿、寒冷、瘟疫、酷刑、医学试验或毒气所杀害。

据一些报刊透露：本世纪30年代，特别是1936—1938年期间，在苏联的北俄罗斯及西伯利亚等地，也曾出现过为数可观的集中营，用来囚禁各类政治犯。1953年斯大林去世

后，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被囚者获得释放，集中营随之消失。

抗日战争中期，集中营被国民党反动政府移植到了中国。这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执行反共反人民政策，进一步走向法西斯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根据现有的文字材料，在1940年以前，国民党特务机关曾经在西安等地，设立过十几个初具规模的集中营。1941年10月，国民党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集中营系统，对外名为“战时青年训导团”，总部设在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军统特务头子康泽是这个集中营系统的总头子，他的头衔是“战时青年训导团中央团部主任”。这是一个庞大的集中营群，分设全国各地的“分团”，就是一个个的集中营。从那以后，集中营大体上都统一到了这个系统，并且更趋于完备。

在这个集中营群里，规模最大的，要数设立在国民党第三战区首脑机关所在地江西上饶的上饶集中营。这个集中营是“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直接产物。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蓄谋已久的“皖南事变”，以重兵对北上途中的新四军发起突然袭击，使这支在江南抗日战场上战功卓著的英雄军队，蒙受重大伤亡。3月间，国民党当局把不幸被俘的新四军干部，以及从闽、浙、赣等地非法抓捕的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押解到上饶郊区的周田村，上饶集中营即由此诞生。做贼心虚的国民党当局知道，那时抗日战争正处在艰苦阶段，外敌长驱直入，战火已烧遍大半个中国，在这种情势下，设置集中营这种反人民勾当，是极不得人心的。因此，他们对各地的集中营实行严格的保密，并给它披上一件闪烁其词的迷人外套。上饶集中营最初的名称叫“训练总队军官大队”和“特别训练班”。1942年4月，它被纳入全国集中营系统，改名为“战

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並被列为甲级分团。从此，上饶集中营就成了全国集中营群里一个最著名的法西斯魔窟。

国民党特务在集中营里仿效纳粹的模式，又青出于蓝，运用种种法西斯恐怖手段，对被囚者实行精神虐待与肉体折磨，直到毒刑、枪杀、活埋、下毒，无所不用其极。大批优秀的中华儿女，抗日战场上的英雄，牺牲在棍棒与屠刀之下。上饶集中营从成立到1942年6月南迁福建，仅一年零四个月时间，就有近200人被枪杀、活埋、折磨而死，几乎占当时集中营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在闽北赤石，一次集体屠杀70余人，其中包括七个妇女和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在食物里安放毒药，最后用绳子勒死新四军高级干部李子芳、黄诚等四人；把正在患病的女同志施奇和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新四军干部王传馥活埋；把因患妇女病而行走困难的女同志朱平，枪杀在大路上……。这帮国民党特务的残暴成性，较之纳粹集中营里的盖世太保，並不逊色。

有压迫就有反抗。在上饶集中营里，以被俘新四军干部、共产党员为骨干力量，被囚者与国民党特务展开了尖锐的斗争。这是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文明与野蛮的殊死搏斗。发生于1942年5月与6月的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则是这场斗争的最高潮。为了捍卫真理，捍卫人类的尊严，许多志士仁人为此英勇赴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945年10月，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谈，签订了“双十协定”，协定条款中包括国民党政府必须取消特务机关，释放全部政治犯。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同年11月，上饶集中营解散，200多名被囚者获释出狱。至此，历时三年零七个月的这个臭名昭著的黑地狱，结束了它罪恶的历史。但国民党当局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又将41名被他们称为“最冥

顽份子”的革命同志，偷偷地转移到福建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继续长期秘密拘押。

岁月流逝，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集中营这个为文明人类所唾弃的丑物，早已被人民所埋葬。但是，历史的延伸是曲折而起伏的，有种种迹象显示，现在法西斯幽灵依然在某些阴暗角落里游荡，在有些西方国家，纳粹残余势力不时出现在街头，就是证明。令人遗憾的是，当今世界上还有那么一些人，不知是由于“健忘症”作祟，还是由于糊涂或者出于别的什么动机，他们不乐意重温集中营那一页血淋淋的历史，从中引出迄今并未过时的严重教训。据外电报道，在统一前的联邦德国，这类人在社会上甚至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他们“企图把纳粹的东西一笔勾销”。屠杀了上百万人之后，震惊世界的达豪集中营所在地达豪市，1987年春出版了一本新的城市指南，上面竟公然抹去了过去那罪恶的一页！

这不能不引起世界上所有善良人们的警觉。

著名反法西斯英雄伏契克，在他以生命谱写的不可磨灭的著作《绞刑架下的报告》里，曾建议要为在集中营里死难的英雄们立纪念碑。他在书中以《纪念碑》为题，记下了狱中一个个烈士的感人事迹。他说，“我愿意立这些纪念碑，使狱内外那些曾忠诚地、勇敢地战斗而牺牲了的同志们，不至于被遗忘”。

伏契克在临刑前发出呼吁：“我要向那些曾经历过这个时代而幸存下来的人提出一个要求，请你们不要忘记，既不要忘记好人，也不要忘记坏人。”

是的，我们无权忘记过去，历史不容许被遗忘。

向后看，就是为的向前进！

正是出于这一点，我这个集中营的幸存者，以笨拙的笔，写了这本小书，如果勉强可以算是个小小的“纪念碑”，

那就是我的衷心愿望。可惜的是，由于我在集中营里接触面有限，因此我在这里所写的，仅仅是我熟知的一些人和事，未能把许多殉难烈士们的英雄事迹写出来。

最后，我还要说明一点：本书记述陈子谷等几个同志的文章里，我不仅写了他们在集中营对敌斗争中的英雄业迹，也写了他们在解放后经历的种种坎坷，特别是十年动乱里遭受的令人心酸的灾难。我所以要写这些，因为我觉得，这同样是不应当被遗忘的一页历史。

历史，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教科书，让我们从中汲取智慧，汲取勇气，汲取力量。

季 音

目 录

历史不容遗忘

——写在前面的话

一块不应被遗忘的土地

——重访上饶集中营旧址…………… (1)

跳出死亡窟

——纪念共同越狱的战友庞斗华…………… (11)

血洒武夷山

——七姐妹殉难记…………… (41)

虎山庙…………… (51)

英雄多磨难

——记陈子谷…………… (54)

附：闪光的答卷

燃烧在黑夜的一支火炬

——记冯雪峰…………… (103)

附：深沉的独白

一对音乐家夫妇的殉难

——记任光与徐韧…………… (120)

地狱里的天使

——记宿士平…………… (138)

狱中歌手

——记钟袁平…………… (157)

周田石

——记杨灿…………… (172)

一块不应被遗忘的土地

——重访上饶集中营旧址

一

火车在夜色里徐徐驶进了上饶车站。我们五个人早已守候在车门口，眺望着远处灯火点点的上饶市，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涌满心头。上饶，我们终于回来看你了。

上饶，这个在抗日战争中期以“上饶集中营”而闻名的赣东小城，此刻是这样宁静，只有远处闪烁着一片白色光亮的地方，偶而传来轻微的隆隆声，那里兴许是一家什么工厂正在从事繁忙的生产吧。站台上静悄悄的。女播音员在用亲切的声音一再广播：“旅客们，上饶车站到了！”

我们搭上接客的车子，沿着宽阔的马路向市内驶去。明亮的路灯照耀着安静的城市，周围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可是我的心却象汹涌的海涛，怎么也不能平静，时而望望车窗外一闪而过的一幢幢的建筑物，时而回头看看已被远远地抛在后边的上饶车站的高大身影。这周围的一切，是那么陌生，又是那么熟识。这就是40年前那个凄凉的，破破烂烂的，挤满了国民党特务和大小官僚的上饶城吗？那白糊糊的远方，就是当年许多战友惨遭杀戮的集中营所在地吗？如今那里的一切变得怎样了？……眼前的现实和遥远的回忆交织在一起，使我简直陷入了梦幻般的境界里。

这是多么奇异的巧合呵！

40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寒冬的夜晚，也是坐着这条铁路线上的火车，我们几个失去了自由的年轻人，一齐从浙江金华被国民党宪兵八团的士兵押解到了上饶。不过，那时坐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囚车——一节肮脏不堪的货车，我们两个人被合戴一副冰凉的手铐，挤坐在车厢的一角，几个国民党宪兵的几支闪着光的枪对着我们。火车在黑夜里隆隆前进（因为害怕日本飞机轰炸，火车都在夜间行驶）。我们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原野，心里是多么沉重呵。那时候，祖国正处在深重的灾难之中，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就是眼前的这条残破的浙赣铁路，也只剩下了中间的一小截，铁路的两头——杭州与南昌，都已沦陷，成了侵略者的殖民地。可是蒋介石、顾祝同之流不去抗击深入国境的日本侵略者，却在1941年1月发动了“皖南事变”，把枪口对准了抗日的新一军，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血腥的反革命风暴。当我们在上饶郊外被押解下车的时候，天边刚微微露出乳白色，荒凉破落的上饶城周围，传来零零落落的爆竹声，原来那天恰好是春节。迎着凛冽的寒风，我们一行渡过信江，被押到了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的秘密黑牢“茅家岭监狱”。不久，就被投入了设立在附近周田村的“上饶集中营”……

我多么希望车子能开得慢一些，好让我仔细看看离别了40年的上饶城，寻找到一些往日的痕迹。可是车子却迅速驶进了一座宽敞的大院——上饶地委招待所。在这里，我们又高兴地见到了几个集中营里的战友。想当年，我们都是些20岁上下、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青年，如今大都是双鬓似霜的老人了。一时间，真是相见不相识，我们只是紧紧地握着手，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

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聚会呵，我们这一群当年集中营里

的“囚徒”，今天竟然欢欣地重聚在上饶城的一座小楼上。尽管1000多里路的长途奔波是那么累乏，大家却一点睡意也没有，仿佛青年时代那股火一般炽烈的热情，又回到了我们身上。40年地覆天翻的曲折和变乱，难道是几个小时就能说完的吗？大家没完没了地说着，谈着，直聊到窗外射进了曙光。

二

夜里，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雨，这南方的带着春天气息的雨，把小城笼罩在潮湿的雾霭里。我们清晨冒雨出发，去探访茅家岭和周田村。

我们一行来到信江边上。信江还是那样宽阔，清澈的江水奔流不息，只是当年我们被押解过江时走过的那座残破的浮桥不见了。就在浮桥的旧址上，出现了一座钢筋水泥、颇为壮观的信江大桥。跨过大桥，老远就望见东南方向傍山的一片绿树丛中伸出一块白色高碑，就象一尊庄严的白衣女神，俯视着雨蒙蒙的信江两岸。同行告诉我，那就是上饶集中营烈士纪念碑，茅家岭监狱旧址就在它的附近。我们原以为很快就可以找到茅家岭的，但结果我们迷了路，这里周围的一切已完全改变得无法辨认。记得40年前我们被押到茅家岭的时候，这里是一片黄土荒郊。这茅家岭监狱，原是一座叫做“葛仙庙”的庙宇。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特务们赶走了守庙人，把它改成了一座囚禁“政治犯”的秘密监狱，以后就成了上饶集中营的一部分，它零零地站在一座荒丘上，老远就可以望见它。现在，这里已长起了一片密密的矮树林，仿佛是一扇绿色屏障。我们由本地人领着，穿过树林，一座挂着“茅家岭监狱旧址”木牌的建筑物，赫然出现在眼前。

“这是茅家岭监狱么？”一时间我们有些迷惘起来，它比我们记忆里的茅家岭要整齐干净得多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座“旧址”是重建的。上饶的同志说：解放初期，一位建设局的领导同志看了这座国民党留下的破牢房，说：“还留着反动派的这堆肮脏垃圾干什么？”一声令下，就把它平毁了。这件事不久就反映到他的上级那里，“旧址”很快又按原状恢复起来。

我们在茅家岭监狱里巡看了一遍，内部的陈设确实保持着原状。一边是木栅子围成的两座男牢房，一边是一座女牢房，中间照旧陈列着两个中世纪式的刑具：四周挂满铁刺的木囚笼。这是专门用来惩罚牢内的“顽固分子”的，人关在里边既不能坐，也不能转动，不然就会被铁丝钩子刮得皮开肉绽，人在里边站不了多久，就会晕倒。牢房后边的一座小草房，是秘密审讯和毒打“囚犯”的地方，地上散乱地陈列着一些绳子、铁棍、木棒之类。在茅家岭最普通的用刑是“踩杠子”、“坐老虎凳”、“刺指甲”、“灌辣椒水”、“老鹰飞”（把人倒悬空中）等等，这些中世纪式的野蛮毒刑，用的就是这些简单的棍棒之类，此刻看来似乎平平常常，并不可怕，参观者大都看了一眼，就走过去了。善良的人们哪里会知道，它们曾经喝过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压碎过我们多少战士的脚骨。

我在两座男牢房前停留了一会儿，想仔细看看里边是不是旧时的模样？墙角边是不是还挂着那盏积满油垢和灰尘的乌黑的小油灯？我所以特别惦记着那盏小油灯，是因为它与我在这里渡过的漫漫长夜联系在一起。我永远不会忘记1941年2月间的那些黑夜，就在这囚室的墙角上，挂着一盏小油灯，昏黄的灯光下，几乎每天都有人在残酷的毒刑和疾病里死去。老教授张实死去的那个夜晚，给我们留下了最难

忘的印象。这位厦门大学的教授，倔强的共产党员，是一个真正可敬的人。有一次，他是和我一起被押去“审讯”的。他痛骂国民党特务，历数他们的罪状，被特务狠狠毒打了一顿。当他被人拖着刑伤的身体摇摇晃晃地出来的时候，一边走一边还在痛骂：“你们这些狗东西！……”他去世的那个晚上，就是壁角上的那盏小油灯，照着他瘦削的灰死似的脸，眼睛微闭着，痰在喉咙里咯咯地响，看来生命已经到了垂危时刻，但他仍然挣扎着，断断续续地叫：“你们这帮特务，你们，你们这帮民族败类，我们中国要断送在你们手里，……”这个可敬的老人就这样抗议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临终的呼号，撕裂了牢房里所有人的心。如今，作为历史遗址的茅家岭牢房里，都已经装上了电灯，黑暗是永远从这里被驱赶出去了。旧地重游，我不禁又想起了牢房里那盏小油灯，想起了摇摇欲灭的灯光下那张清瘦而倔强的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脸。

我们几个人在茅家岭周围仔细看了几遍，想找到一些当年茅家岭暴动留下的痕迹。1942年5月25日的茅家岭暴动，是我党监狱斗争史上的壮举。在这次赤手空拳与敌人的格斗里，有两个同志英勇献身，其中有一位王传馥同志，就在这男牢房前，拉响手榴弹，为大伙打开了道路，自己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牢房前的土地上还能找到这位青年人留下的血迹么？这后壁的门上，还留着我们用石块撞击的痕迹么？茅家岭的后山坡上，还能找到同志们冲出去的那条小路么？我们仔细寻觅，什么也没有找到，周围打扫得那么干净，牢房里都铺着厚厚的草，一些过于破烂的地方，都已被整修如新。

雨，不停地下着，越下越密。我们几个人低头肃立在上饶集中营烈士纪念碑前面，个个脸上湿漉漉的，也分不清是

雨水还是泪水。这时候，我忽然想到，拆毁茅家岭监狱的那位同志实在太鲁莽了，为什么不把40年前的一切原封保存下来呢？难道过去是可以被遗忘的吗？

三

离开了茅家岭，走不多远，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风光颇为秀丽的生气勃勃的村庄。村边绕着一弯溪水，一群群鸡鸭在周围游荡。村子里全是密集的住房，有不少显然是新盖起来的，一色青灰的、米黄色的新砖墙。村子四周树木葱茏，树梢上飘着炊烟，远处传来了喧闹的吆喝声。时间已近中午，大概老倌们从地里回来了。

走近村子，一眼就看到村子中央围着一群老乡，正在那里忙碌地宰猪。村里到处是准备过节的欢乐气氛，多处都在盖新房。一群孩子发现了我们这几个外来的客人，就奔了过来，围在我们身边，瞪着好奇的眼睛，好象在问：“你们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呀？”

在灿烂的阳光下成长起来的人们，怎能相信，这个如此充满生机的村子，四十年前曾经是一个铁丝网和岗楼密布的法西斯集中营，曾经是一个杀人的屠场。我们站在周田村的中间，环顾四周，不禁思绪万千，心潮起伏。我们五个人，都曾经在这里囚禁过一年多。我们在这里坐过“老虎凳”，曾经被吊起来毒打，冬天里曾经被剥掉棉衣，整夜跪在场地上，曾经几次几乎被“回归热”夺去生命……如今密密层层铁丝网哪里去了？那一排排的囚室哪里去了？驱赶着我们无休止跑步的广场哪里去了？……陪同我们前来的烈士纪念馆工作人员徐建中同志告诉我们，这周田村原是一个有着几十户人家的村庄。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撵走了所有居民，在这里建立了集中营。解放后，被赶走的农民

回来了，平毁了这里的铁丝网和岗楼，又安下家来，现在是周田公社的一个大队所在地。我们在村子里走到东，走到西，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几间集中营时期的旧房子，但都已翻修改造，成了农民的住房，很难找出旧时的痕迹。

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周田村边上的一块草坡上，还留着一株枯朽的大树，这是当年集中营里吊打革命者的一个特殊刑场。看着这株枯树，不禁勾起了许多往事。我仿佛又看到茅家岭暴动后牺牲的钟袁平同志，穿着撕烂了的衣服，满身血污地被绑着双手，从茅家岭方向过来，被绑到这株树上。我们仿佛又看到那个强壮而快活的新四军一团青年参谋郭胜，因为拒绝写“自首书”，整整一个晚上被吊在这株树上。四十年前那些月黑杀人夜，国民党特务往往深夜里突然冲进囚室，把我们的同志从睡梦中叫起，拖到这株大树下，一群早已潜伏在草丛里的象狼似的打手，一声呐喊，棍棒齐下，把你打得昏迷过去。在那些悲惨的黑夜，我们曾经多么难过地谛听着村外这株大树下可曾有我们同志壮烈的呼号声，我们曾经多么急切地期待着天明。

今天，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这株枯树，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年的威风，它的形状是如此可憎，犹如一只干瘪的手伸向天空，树干由于枯朽而歪倒在一边，只有树顶上还残存着一些枝丫和枯叶，一阵风吹来，便抖索不止。——让它作为历史的见证，永远留在这里吧。

四

汽车沿着闽赣公路奔驰着，我们由上饶赶往武夷山东麓的福建崇安县赤石镇，两年前那里建起了一座上饶集中营赤石暴动烈士陵园。1942年6月，日本侵略军沿浙赣路西犯，顾祝同的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上饶的国民党军政机关

仓惶南逃，集中营也向福建迁移。我们行经赤石镇的时候，举行了集体暴动。在暴动时许多同志遭到屠杀，这个烈士陵园就是纪念这些牺牲同志的。

赤石镇是一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傍水小镇。碧绿的崇溪从镇边流过，又向北蜿蜒流去，烈士陵园就在崇溪之滨风景秀丽的山岗上。我们几个人都是第一次重返赤石，真是山河依旧，景物全非。记得40年前我们被长途押解来到赤石镇的时候，这里正陷在何等能慌乱之中，日寇长驱直入，国民党的败兵与难民似潮水般涌来，破烂的街道，贫穷的居民，一日数惊的生活，这就是赤石留给我们的印象。今天我们站在溪边的山岗上，远眺这个依山傍水的小镇，这里的风光竟是如此美丽动人。这是过去我们完全没有觉察到的。

同行的五个人中，有两个同志——陈平同志和黄迪菲同志，是当年赤石暴动的参加者。大家决定沿着赤石暴动走过的路，再去察看一番。他们两个在前面带路，虽然年岁大了，也还能看出当年的矫健。陈平同志一边走，一边给大家介绍当时暴动的情景：集中营六队的队伍，最初是怎样在崇溪河边坐着竹排先后过河的；队伍过河以后，特务和宪兵的船还没有完全渡过来，大家又是怎样焦急地在河边听候信号，准备行动；在这决定命运的时刻，负责指挥的王达钧同志又是怎样先问了一句：“有黄烟没有？”“没有！”这是暗语，说明敌人还没有察觉，于是一声高呼：“同志们，冲呀！”八十多人的队伍顿时呼喇喇地以扇形展开，向前面武夷山飞奔而去。眼前的突变，使特务们全乱了套，那个平时威风凛凛的特务队长完全被吓瘫了，蹒跚地在我们后边哭丧着叫：“你们不要跑呀！不要跑呀！”一边朝我们开枪。一些宪兵也在我们后边一面追，一面射击，子弹在我们四周呼呼响。谁还管它这些，我们草鞋掉了，就赤脚跑，跌倒了，爬

起再跑。只要钻进武夷山的深山密林里，就是我们的胜利。有些身体弱的同志，跑不动了，掉在后边，不幸被杀害……

我们一边说，一边朝山岗上攀登，几个年岁大的已经气喘吁吁，显然有些不支，大家就在草地上休息片刻。“真是老啦，想当年，这点山路又算得了什么。”黄迪菲同志笑着对我说。他是一千多度的深度近视眼，赤石暴动的时候，他看不清道路，一跤跌倒在地，再也摸不着那副一刻也不能离开的眼睛，追击的枪声越来越近，时间一秒钟也不能再耽误，他只好起来拔脚再跑，眼前白糊糊一片，但最后他居然奇迹般地登上了武夷山，甚至还跑在不少同志的前面。

陈平同志指着前面一片层层叠叠的大山说，突出重围登上武夷山以后，他们在山上又经历了一段艰苦的斗争。国民党军队在日寇进攻浙赣路的时候不战而溃，却动了一个师近万人之众，气势汹汹，深入武夷山区，“围剿”赤石暴动出来的同志们。几十个赤手空拳，身体衰弱的越狱者，竟使成万的国民党正规军和反动民团如临大敌，在山上演出了无数可笑复可叹的丑剧。

我们沿着崇溪南行，去寻找赤石暴动后一大批同志遇难的虎山庙。虎山庙是一个傍山的独立小土庙，离赤石镇大约四五里路，周围没有居民，十分荒凉，庙后边有一块荒芜的草地。赤石暴动后的第二天，丧心病狂的国民党特务竟对上饶集中营里其他各队的同志下了毒手，就在这虎山庙旁的草地上，集体屠杀了七十五人。这天夜里，赤石镇外枪声不绝，当地居民听了无不悲痛万分。在那个外敌正蹂躏着江南家乡的日子里，这帮“自己人”竟在这里干着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

我们由当地一位老农民带着，走了几里曲折的田畔小路，寻到了虎山庙。这个六十多岁的农民，四十年前就住在

赤石镇附近，知道赤石大屠杀的情形。他说，烈士们是黑夜里被特务偷偷从赤石镇押到这里来的，最初被绑着关在虎山庙里，然后分批拉到外边枪杀。第二天，保长拉了几个农民（他就是其中之一），由宪兵监督着，挖了两条大沟，把烈士们的遗体掩埋了。他们看到，被杀害的烈士有男有女，都是年轻人，还有十多岁的孩子，身上全绑得紧紧的。“都是些多好的小伙子呵！”老人说着说着，唏嘘了起来。

我们站在小庙前，面对着满眼衰草和一片黄土，也禁不住老泪纵横。山背后，微风吹来，发出了沙沙的声音，仿佛是一阵轻微的脚步声，莫不是烈士们闻讯赶来，和我们欢聚了？亲爱的同志，让我们紧紧地拥抱，畅叙四十年的离情吧。

告别赤石时，我们又去瞻仰了赤石暴动死难烈士陵园。陵园建设得庄严肃穆，遥遥对着赤石镇，前面是一弯碧清的崇溪，地址是选择得最好没有了。尤其有意义的是，烈士陵园倚靠着高大奇伟的武夷山，这使它紧紧地和武夷山联结成了一体，为这儿的名山秀水增添了色彩。

武夷山，是战斗的象征，是闽浙赣人民的骄傲。当我们被囚在集中营的时候，每当早晨或傍晚，我们站在铁丝网边，遥望天际云雾迷蒙的怀玉山和武夷山，那雄伟挺拔的姿影，使我们神往，也给我们力量。

奇丽雄伟的武夷山，不就是上饶集中营里许多为驱除邪恶、创建新中国而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的形象吗？她永远是那样坚毅、沉着地屹立在祖国东南的大地上，任凭多大的暴雨狂风，她都纹丝不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十年浩劫里反革命小丑的诋毁，都损伤不了她一根小草，人们将永远以崇敬的心情，仰望着她，纪念着她。

1982年6月“赤石暴动”40周年

（原载《时代的报告》）